



为谁写诗、为谁作传？

商務印書館

Commercial Press

王 荃

大洋洲，孤悬于亚洲与南极洲之间的汪洋之中。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大洲如何在全球化的今天让民众“读懂世界”，又该如何让世界“读懂大洋洲”？文学，这一人类文明的古老秘钥再一次打开了彼此的心门。诚如诺奖得主沃雷·索因卡主张“软弱的人”（Universal Weak Man）是“世界悲剧”的共性之一，并主张以理解“软弱的人”为起点透过悲剧牵动人们的情感，进而加深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了解与认识。纵观2016年的大洋洲文坛，“为谁写诗，为谁作传？”成为了核心议题。这一命题直接关乎大洋洲文学是否能留下来与是否能走出去。在2016年的大洋洲的各类文学大奖与文坛要闻中细细爬梳，我们不难发现——为普通人写诗，为平凡人作传成为了文人们的共识。

一、回溯本源，浅吟低唱

2016年的世界文坛因美国歌者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刮起了一股“复古风”。在争议声中，文学的诗歌本源得以回溯。是谁在抚琴低吟希腊美女海伦的美与伤；是谁在唱诵《圣经·诗篇》中的圣音；又是谁在水一方叹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声声浅吟低唱跨越千年，纵横古今，勾连起了世界文学的古与今、东与西。大洋洲虽与其他大陆望洋而居，却也摸准世界文学的脉搏。诗歌作品或是作品中的诗歌元素成为2016年大洋洲文坛的一大亮点。2016年的澳大利亚文坛，除了女诗人萨拉·霍兰德·巴特（Sarah Holland-

Batt) 凭借其诗作集《危害》(*The Hazards*) 获得 2016 年的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之诗歌奖外, 摘得澳大利亚民间文学最高奖项——迈尔斯·富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 桂冠的 A.S. 帕特里克也与诗歌有着奇妙的缘分。他的代表作《黑岩白城》(*Black Rock White City*) 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岩白城》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塞尔维亚的难民约万·布拉科塞维奇(Jovan Brakocevic) 和他的妻子苏珊娜(Suzana)。约万原本是塞尔维亚小有名气的诗人, 为躲避波斯尼亚战争的战火和逃避丧子之痛, 他和妻子两个人隐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郊区。避难隐居的约万与妻子, 一个在医院做清洁工, 专门清理墙体上的涂鸦; 一个是家政保洁员。这两个看似与诗歌毫无关联的职业, 却最终将诗歌带回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当约万离开塞尔维亚时, 他不仅仅是将自己的家留在了那里, 也将自己的诗集以及从事诗歌创作的动力遗弃在了那里。他选择清洁工的工作就是为了忘记塞尔维亚的一切, 事业成就以及丧子之痛。可是突然出现在医院墙上的涂鸦诗句就像是一种挑衅, 无论约万如何努力地清除它们, 它们总会无声无息地再次出现, 更为可怖的是这些涂鸦诗句中总是夹杂着约万旧作中的词句, 诸如其中一首戏谑的涂鸦之作所写“荒废之流, 从你肌肤底层穿流而过, 你的骨肉溃烂其中, 操蛋的历史漂流其上”(A river of Waste, Just below, Your skin your Bones rot in, history's flowing shit)^①, 此类词句刺激着约万敏感的神经, 迫使约万回想起旧时的痛苦与欢愉。与约万以避开诗句的方式隐匿痛苦不同的是, 他的妻子则选择通过阅读诗歌与创作来抚慰心中的痛楚, 她常常能够在诗句中想起她两个在战火中丧命的孩子, 固然有痛更多的则是怀念。除了故事的主人公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作为写故事的人——帕特里克自然也是一个写诗的好手。有评论者就曾说过, 帕特里克的小说中“充满了极度美丽与惊人的意象, 诗意充盈于每一页纸上”^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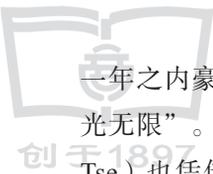
① <http://mascareview.com/nicole-thomas-reviews-black-rock-white-city-by-a-s-patric/>.

② <https://www.readings.com.au/products/19233516/black-rock-white-city>.

相较于澳大利亚诗歌所发出的荧荧火光，2016年新西兰诗歌领域可谓星辉熠熠。在众多文人中最抢眼的当属2016年新西兰民间与官方两项文学大奖的得主——诗人戴维·埃格尔顿（David Eggleton）。在2016年5月的奥科海姆新西兰图书奖（The Ockham New Zealand Book Awards）上，戴维·埃格尔顿的新作《海螺小号》（*The Conch Trumpet*）受到了评委们的青睐，获得了奥科海姆新西兰图书奖之诗歌类作品奖。评委会认为：“戴维·埃格尔顿的《海螺小号》是其几十年来，来自太平洋独特的嗓音与视角写就不同凡响的诗篇的一部分。埃格尔顿异乎寻常的流畅与能量从未在其系列作品中熄灭。他的作品总是活力四射，能量满格，他从古老的颂歌与咒语中，从奥特亚罗瓦（新几内亚岛东南方的岛屿）神秘莫测不可言说的传说与记忆中找寻灵感。他用长长的诗句与颤颤巍巍的意象攫取听众们的心并将他的世界展示给众人。他对山川大河以及它们的历史有着敏锐的感知并能让读者与听众在他的文字与动作间身临其境感知它们。毛伊岛（在太平洋中北部，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与塞缪尔·巴特勒在他的笔端都可栩栩如生。最后他凭借着令人称异的口才嘲讽着当代文化。”^①如果说奥克海姆新西兰图书奖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赞赏，那么新西兰总理文学奖则是对他几十年来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奖掖。因为新西兰总理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迪克·格兰特博士（Dr Dick Grant）明确表示新西兰总理文学奖“与其他奖项不同的是，总理文学奖看重的是文人的职业生涯和一系列的知名作品并非一部作品。提名者对于文学事业的贡献也通常会被考虑在内”^②，也就是说总理文学奖是对文人近一生文学创作以及其文学贡献的认可与奖励。2016年的10月12日，戴维·埃格尔顿与女作家玛丽莲·达克沃斯（Marilyn Duckworth）以及来自纳塔胡部落的作家阿索尔·安德森（Atholl Anderson）共同获得了2016年的新西兰总理文学奖。

① <http://www.nzbookawards.nz/new-zealand-book-awards/2016-awards/winners/>.

② <https://nzpoetryshelf.com/tag/david-eggleton/>.



一年之内豪取国内两项重量级文学大奖，戴维·埃格尔顿可谓“风光无限”。除了埃格尔顿之外，华裔新西兰作家克里斯·谢（Chris Tse）也凭借其处女作《如何在蛇年死去》（*How to Be Dead in the Year of Snakes*）在奥克海姆新西兰图书节上收获杰西·麦凯最佳诗歌作品奖（The Jessie Mackay Award for Poetry）。这部2014年间世的诗作集，以华工乔甘容（Joe Kum Yung）1905年在惠灵顿的海宁街被极端种族主义者莱昂内尔·特里（Lionel Terry）残忍杀害一事为背景。以动人的笔触描绘了早期赴新华工们的悲苦生活，重现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自其问世后就引发了激烈地讨论。人们除了惊叹于克里斯·谢娴熟地诗歌创作技巧之外，还对其诗歌中所反映的移民历史与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新西兰的种族问题以及人性善恶等诸多问题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单就诗歌这一文学形式而言，2016年不论是世界文坛还是大洋洲文坛“诗歌”着实夺人眼球，但是除去诗歌可以浅吟低唱与摇曳多姿的形态，其可以“兴、观、群、怨”的内蕴恐怕也是其颇受好评的缘由之一。今日文坛诗歌固然耀眼，可是“为谁而歌？”则决定着其是否能够动人心弦。萨拉·霍兰德·巴特的诗歌写出了“世界人”的迷茫与困惑；帕特里克笔下是移民的苦痛与战争的伤痛；戴维·埃格尔顿吟唱的是土著人的哀伤而克里斯·谢高呼的是民族的平等与自由……细细研读，这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为普通人写诗。他们为移民、为土著、为白人，为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写诗。他们为每一个普通人的烦闷而哀愁，为每一个普通人的伤痛而心伤，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而唱诵……在他们的诗歌里，“你”可以寻觅到你族人的历史；“他”可以揭开自己的苦痛；“我”可以窥视“我”的现在与未来；那声声吟唱句句唱词都直戳每一个人的心窝。这便是为普通人写诗的魅力所在。





诗歌的曼妙多姿自是不必赘言，然而其它文类的作品的魅力并不会因此而被磨灭。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地球村的愿景吸引着每一个世界公民。世界渴望了解辽阔海洋中的绿岛，而岛上的人们也渴望认识岛外的天地。从2016年新西兰奥克兰作家节的主题“读懂世界”(Read the World)中我们便可窥一二。民族习俗传统各不相同，地理环境千差万别，语言文化迥然有异，何以成为了解彼此的“药引”呢？人，有着相似烦恼哀愁喜悦欢愉的普通人，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般琐碎生活的平凡人。描绘普通人的生活，诉说普通人的烦恼，这便是了解的开始。2016年的大洋洲文坛，处处可见普通人的故事。

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四万多年前土著人便生活在澳洲，但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殖民主义狂潮极大地改变了大洋洲居民的民族构成和种族构成。自此之后，大洋洲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欧洲白人移民及其后裔，主要是英国移民；大洋洲的土著人，有的已经灭绝，如马里亚纳群岛的查莫罗人、塔斯马尼亚人。仅以澳大利亚一国为例，时至今日，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总数不过五万人。如何保存大洋洲土著人的文化，如何让外界了解当地的土著人，如何使其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成为了土著人与政府当局的要务。拥有62万毛利人的新西兰（据2015年11月数据显示，总人口为464万）在促进土著文学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播方面可谓颇费心思。在其2016年5月的奥克海姆新西兰图书节上颁出的八项文学大奖中，其中五项与毛利文学直接相关。最佳诗歌作品——戴维·埃格尔顿的《海螺小号》，最佳阐释类非虚构作品（Illustrated Non-fiction category award）颁给了由阿罗哈·哈瑞斯（奥克兰）、阿索尔·安德森（墨尔本）以及朱迪思·宾尼共同编写的《唐加塔环努瓦：历史图解》（*Tangata Whenua: An Illustrated History*），一般非小说类作品奖（General Non-Fiction）则是威梯·易希迈瑞（Witi Ihimaera）

凭借其个人回忆录《毛利男孩：童年回忆录》（*Māori Boy: A Memoir of Childhood*）获得。在四项最佳图书奖中，有两项图书奖颁给了“毛利文学”，分别是理查德·纳恩斯（Richard Nunns）凭借其《毛利音乐之旅》（*Te Ara Puoro: A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Māori Music*）获得朱迪思·宾尼最佳图书奖；梅利萨·马图蒂娜·威廉姆斯（Melissa Matutina Williams）以作品《盘古如与城市：一个家，另一个家》（*Panguru and the City: Kāinga Tahi, Kāinga Rua*）摘得E.H. 麦考密克一般非小说类最佳作品奖。除此之外，新西兰政府也给予一直以来促进新西兰土著文化文学发展的文人以极高的荣耀。2016年的新西兰总理文学奖的三位获奖者中两位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让土著人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土著人的作家与学者，他们是《海螺小号》的作者戴维·埃格尔顿和《唐加塔环努瓦：历史图解》的作者之一来自纳塔胡部落的阿索尔·安德森。在这些关于毛利文化与生活的作品中，不仅有介绍毛利历史与部落文化的《唐加塔环努瓦：历史图解》，也有介绍毛利民族乐器的《毛利音乐之旅》；^①不仅有讲述毛利男孩成长历程的《毛利男孩：童年回忆录》，也有记录战后土著部落在工业化大潮冲击中迷失与成长的《盘古如与城市：一个家，另一个家》。从新西兰民间与官方的文学大奖中，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于官于民，民族文学的发展始终牵动人心。讲好民族的故事，写好族人的生活，无疑为外界打开了认识这一神秘文明的大门。

前文已述，自殖民狂潮以来，大洋洲的人种与民族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全球化又为这一改变添砖加瓦。大洋洲上生活着越来越多各种少数族裔的移民。关注少数族裔，尤其是移民生活也是大洋洲的文学的题中要义之一。澳大利亚2016年富兰克林·迈尔斯奖的获得者帕特里克本人就是塞尔维亚移民的后裔，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表示其代表作《黑岩白城》实则是他“想为我移居澳洲的父亲与母亲，为我认识的那些波西尼亚战争的难民们代言”^①。其书在不少评论家看

^① <http://www.heraldsun.com.au/news/victoria/miles-franklin-award-rejected-novel-black-rock-white-city-wins/news-story/3d62fa1aef664206ef501a1d52682fb>.

来是以以“令人窒息的能量，以可怖、美与幽默的笔触书写移民经历”^①。而华裔新西兰诗歌克里斯·谢则追溯华裔新西兰的历史，让惨死在极端种族主义手中的华工亡魂发出声声追问“这世界满是杀手，言辞通常是先行者；和平于遗弃者而言是个空洞的想法，让他们唱起自己的歌谣，为自己；会有声音宣你的名，以为去路清障。其它就只能靠你自己”^②。不论是战争难民还是淘金工人，他们作为异乡人来到澳洲，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不仅需要与天斗，还需要与人和。如何消除异乡人与本地郎之间的隔阂，是众多作家尤其是族裔作家的关切；如何在这片大陆上更好地生活也是移民作家的心之所向。

千百年前，莎翁曾叹“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时至今日近百年的女性主义运动为女性地位的提升开疆辟土，在文学界女性作家的地位得以提升，关注女性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2016年的澳大利亚文坛可谓“女性扛起了半边天”，在其总理文学奖的颁奖礼上，其六项文学奖的十位获得者中有六位是女性。2016年的新西兰总理文学奖的三位获得者中便有新西兰著名女作家玛丽莲·达克沃斯（Marilyn Duckworth）。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加直接地关注当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困惑以及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澳大利亚女作家夏洛特·伍德（Charlotte Wood）在其《事物的自然法则》（*The Natural Way of Things*）关注当今社会中的“厌女癖”（misogyny）现象。在伍德的小说中，一群女人在荒漠中一个空旷的房间中醒来，她们被层层警卫禁锢在此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她们唯一所犯的罪是与有权势的男人有私情，可是遭受惩罚的只有这些可怜的女人。当这些可怜的女人看着禁锢她们的男警卫时，她们心中愤恨骤起“他着实令人恶心，像其他男人一样。是男人发动战争，是男人做尽了世间的杀戮、强暴

① <http://www.goodreads.com/book/show/24887441-black-rock-white-city>.

② <https://nzpoetryshelf.com/2014/12/08/chris-isles-how-to-be-dead-in-a-year-of-snakes-at-times-it-feels-like-the-intake-of-breath-associated-with-the-silence-you-grant-the-dead/>.

与残忍之事”^①，而女人们则成为了男人们的替罪羔羊。茫茫荒漠之中，能够救她们的唯有她们彼此。在两位女主人公约兰达（Yolanda）与魏仑（Verla）的鼓舞下，她们成功拉拢了同为“姐妹”的女护士，由原来的“被狩猎者”变成了“狩猎者”，一改受欺凌的地位。伍德的《事物的自然法则》中，女人们依靠着“姐妹齐心，其利断金”的团结战胜了“男人”；而萨利·摩根（Sally Morgan）的《姐妹心》（*Sister Heart*）则讲述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女孩与家人分别，独自一人来到澳洲的南部。正是依靠着与小姐妹之间的“姐妹情”她才逐渐走出了思家的想念，在南部重建了自己的新生活。如果“姐妹情”是对女性之间的情谊最好的注解。那么又是什么成就了西娅·阿斯特利，这位伟大又特立独行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呢？凯伦·蓝姆（Karen Lamb）用一本书的厚度，搜集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的各种访谈材料与通信，试图向世人描绘这位四次富兰克林·迈尔斯文学奖得主和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开拓者的传奇一生。在《西娅·阿斯特利：自成气候》（*Thea Astley: Inventing her own Weather*）一书中，凯伦惊异于西娅·阿斯特利的作品被她笃信天主教的父母亲所轻视，因为在凯伦看来“西娅·阿斯特利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且她的作品自成一派，不能以普通文类予以划分。她很早便奠定了作为一个严肃作家其小说中所应具有想象力、智慧以及逻辑。而且，她帮助她的家乡昆士兰在澳洲的文学版图上争得了一席之地”^②。西娅·阿斯特利也许是目前为止，澳洲女性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澳洲女性的杰出代表。她所取得的成就像世人证明着女性的聪慧与才智，也昭示着女性可以在当代社会中“自成气候”为自己赢得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关注土著、移民以及女性的作家或是作品都是在同一类人

^① <http://sydneyreviewofbooks.com/the-natural-way-of-things-charlotte-wood/>.

^② <http://www.smh.com.au/entertainment/books/the-life-of-thea-astley-review-karen-lamb-thoughtful-and-engaging-biography-20150508-ggwiar.html>.

这样的平面上看待普通人的生活，那么还有一些作家关心的是代际之间的“代沟”。澳大利亚女作家丽萨·戈顿（Lisa Gorton）的《屋子的生命》（*The Life of Houses*）以诗人的视角讲述在澳大利亚东南部海滨一栋老房子里的故事。这里住着三代人，年迈的祖父母、为照顾父母一直未婚的姨母以及被母亲扔给祖父母照看的小女孩吉特（Kit）。这个“天真的”孩子如同指出“皇帝新装”实为“裸装”的孩童，戳破了这座古屋的谎言，也让隐匿在古屋里的“代沟”无所遁形。当年迈的祖父谎称自己是吉特母亲最亲密的朋友时，吉特的一句“我为什么没有听她说起你”^①让代际之间的不睦无处可逃。为父母者不理解孩子离开古屋出去闯荡的雄心，为子女者不理解父母固守古屋的坚持。彼此之间多年以来均不肯妥协，而第三代的孙女则为彼此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如果说丽萨将代际矛盾束缚在一栋古屋里，那么新西兰作家史蒂芬·戴斯利（Stephen Daisley）则更擅长将这一矛盾彰显于天地之间。这个当过兵、剪过羊毛的新西兰作家，在他的新书《雨季来临》（*Coming Rain*）中将代际矛盾的场景设置于游牧生活的场景中。羊毛工李维（Lew）与他的养父油漆工，一直以来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随工作迁徙，哪里有工作哪里就有口粮就去哪里。矛盾的爆发点处在李维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在选着定居生活还是游牧生活，选择爱情还是选择友情中游移不定。这一大洋洲社会转型时期的大问题被斯蒂芬就这样安置在一对养父子身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小缩影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两代人的焦虑与迷茫。

全球化时代，谁也摆脱不了对如何成为“地球人”与“世界人”的探索。澳大利亚女诗人萨拉·霍兰德·巴特的《危害》是对“世界”探索的一次尝试，是对人如何成为“世界人”的一次诚勉。凯文·杨（Kevin Young）在评论时指出：“霍兰德·巴特的《危害》探索爱与风景从‘加利福尼亚’到昆士兰，从波士顿公园到西西里岛。”^② 隐

① <https://www.readings.com.au/review/the-life-of-houses-by-lisa-gorton>.

② <http://www.sarahhollandbatt.com/hazards>.

藏在这些变换场景中的密码则是巴特对人们为追求“美与真理”而对美好事物施以“暴力”的忧心。诚如罗伯特·阿德姆森所言，在萨拉·霍兰德·巴特的《危害》中“这些诗歌的表层下，我们所体会的比喻正是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的一切”^①。巴特的忧虑并非她个人的杞人忧天，而代表着很多希望成为“世界人”的地球公民的心声，成为世界人不仅要与人为善，更应该与自然为善，这才是世界人的担当。

2016年的大洋洲文坛，文人们没有为女王唱赞歌也没有为富豪写传奇。他们从普通人的生活入手，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写平凡人的家长里短，可内蕴的却是社会发展的大变革与世界进步的大格局。

三、总结

连日来“霾锁京城”，拨不开云雾看蓝天，唯有逃到绿岛找青天。2016年的大洋洲文坛群星璀璨，硕果累累。诗歌作品活跃奖坛，女性作家独领风骚，族裔作品深刻隽永，代际沟通伤透脑筋，“世界人”怎么做成了新难题……古有史家为王侯将相写书作传，今有文人墨客以纸笔写素人故事。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颇多争议，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有人言“应为世界文学放弃民族特色”。几番争执，总也不休。回看2016年的大洋洲文坛，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些许启示。能够跨越种族、文化、语言与国界障碍的文学，是文学中所蕴含的普遍要素——“人”，普通的人。为普通人写诗，为普通人立传，以此为基点架起沟通之桥。为此才能“读懂世界”、“读懂自己”。

（注：文后附上2016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文学奖获奖名单，以供参考。）

^① <http://www.sarahollandbatt.com/hazards>.



附表一：2016 年澳大利亚文学奖名单

奖项	获得者	获奖作品
Miles Franklin Award 迈尔斯·富兰克林奖	(Alec) S. Patrić A.S. 帕特里克	<i>Black Rock White City</i> 《黑岩白城》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s FICTION-JOINT WINNERS 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之小说奖	Lisa Gorton 丽萨·戈顿 Charlotte Wood 夏洛特·伍德	<i>The Life of Houses</i> 《屋子的生命》 <i>The Natural Way of Things</i> 《事物的自然法则》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s POETRY 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之诗歌	Sarah Holland-Batt 萨拉·霍兰德·巴特	<i>The Hazards</i> 《危害》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s NON-FICTION-JOINT WINNERS 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之非虚构作品奖	Sheila Fitzpatrick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Karen Lamb 凯伦·蓝姆	<i>On Stalin's Team: The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in Soviet Politics</i> 《在斯大林的团队中：在苏联政治中艰险度日的那些年》 <i>Thea Astley: Inventing her own Weather</i> 《西娅·阿斯特利：自成气候》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s AUSTRALIAN HISTORY-JOINT WINNERS 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之澳大利亚历史	Geoffrey Blainey AC 杰弗瑞·布莱内研究中心 Sam Lipski & Suzanne D. Rutland 山姆·利普斯基 & 苏珊娜·D. 拉特兰	<i>The Story of Australia's People</i> 《澳大利亚人的故事》 <i>Let My People Go: The Untold Story of Australia and the Soviet Jews 1959-89</i> 《放我的人民走：澳大利亚与苏联犹太人密事：1959—1989》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s YOUNG ADULT 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之青年文学奖	Meg McKinlay 梅格·麦金利	<i>A Single Stone</i> 《孤石》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附表二：2016 年新西兰文学奖名单之奥科海姆新西兰图书奖
(The Ockham New Zealand Book Awards)

奖项	获奖者	获奖作品
Acorn Foundation Literary Award 橡子基金会文学奖	Stephen Daisley 史蒂芬·戴斯利	<i>Coming Rain</i> 《雨季来临》
Poetry 诗歌	David Eggleton 戴维·埃格勒顿	<i>The Conch Trumpet</i> 《海螺小号》
Illustrated Non-fiction category award 阐释类非虚构作品	Aroha Harris, Atholl Anderson and Judith Binney 阿罗哈·哈瑞斯、 阿索尔·安德森以 及朱迪思·宾尼	<i>Tangata Whenua: An Illustrated History</i> 《唐加塔环努瓦：历 史图解》
General Non-Fiction 一般非小说类作品奖	Witi Ihimaera 威悌·易希迈瑞	<i>Māori Boy: A Memoir of Childhood</i> 《毛利男孩：童年回 忆录》
The Judith Binney Best First Book Award for Illustrated Non- Fiction 朱迪思·宾尼最佳图书奖	Richard Nunns 理查德·纳恩斯	<i>Te Ara Puoro: A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Māori Music</i> 《毛利音乐之旅》
The Jessie Mackay Award for Poetry 杰西·麦凯最佳诗歌作品奖	Chris Tse 克里斯·谢	<i>How to Be Dead in the Year of Snakes</i> 《如何在蛇年死去》
The Hubert Church Award for Fiction 休伯特教会最佳小说奖	David Coventry 戴维·考文垂	<i>The Invisible Mile</i> 《隐形征程》
The E.H. McCormick Award for General Non-Fiction E.H. 麦考密克一般非小说类最 佳作品奖	Melissa Matutina Williams 梅利萨·马图蒂 娜·威廉姆斯	<i>Panguru and the City: Kāinga Tahi, Kāinga Rua</i> 《盘古如与城市：一 个家，另一个家》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为谁写诗、为谁作传？

535



附表三：2016年新西兰文学奖名单之总理文学奖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s)

奖项	获奖者
Poetry 诗歌	David Eggleton 戴维·埃格尔蒙
Fiction 小说	Marilyn Duckworth 玛丽莲·达克沃斯
non-fiction 非虚构类	Atholl Anderson 阿索尔·安德森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